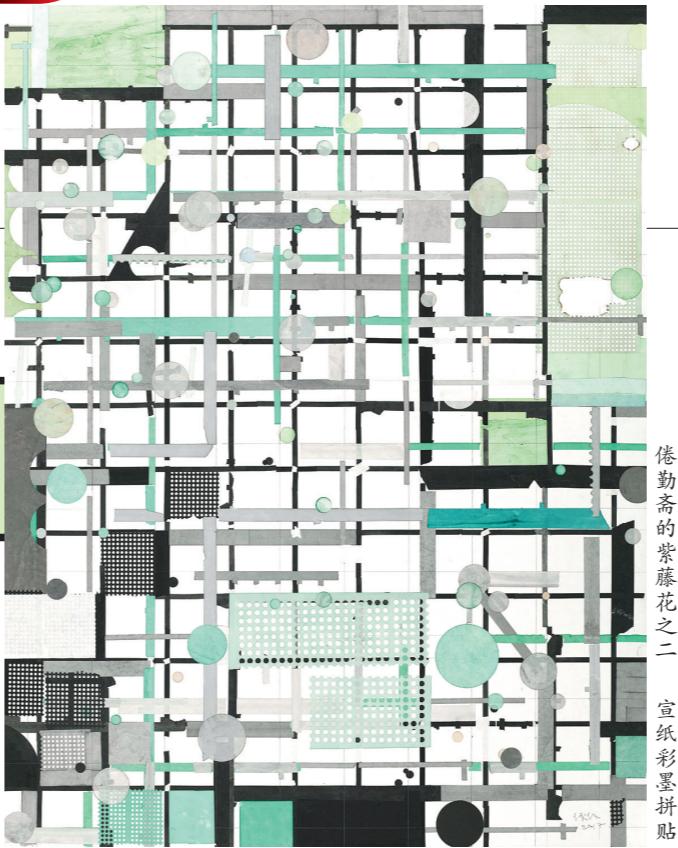


梁铨： 古人今人 江南岭南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梁铨，1948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1980年赴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后曾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1995年后生活于深圳、杭州，工作于深圳画院。



禅宗的理解出发，在作品里表现中国艺术中伟大的“空”。于禅宗而言，行走坐卧皆可修行，日常生活同样可以介入抽象创作，以获得生机勃勃的诗意。

羊城晚报：“茶点”有些是本次展览中的新近创作。这个系列的缘起和发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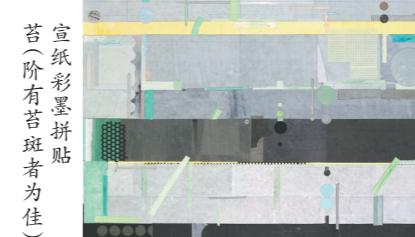
梁铨：“茶点”这些作品我以前就做过。20年前，广东美术馆还收藏过我一两件这类作品，但现在的面貌已经不一样了。去年疫情发生以来，我自己的情绪

和心态都受到了影响，觉得外面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世界，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好，创作也大量减少。但我想，最好的应对方式还是继续创作，于是就烧水冲茶，创造了这组作品。

现在的“茶点”在形式上比较边缘化，我想用这种形式进入新的创作状态。相隔十多年，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新的绘画趣味，放到这个系列上。以前的“茶点”很多都是自然的茶迹，现在还有一些人工画的圆圈。

时候在重庆办展览时已画得非常好了，到了西方以后更是如鱼得水。而且当时中国的国门关了20多年，赵无极先生在西方显得很独特。

通过那次学习我发现，老一辈画家不大会说话，而多行动。赵老对艺术是很认真的，从来不夸夸其谈。他作画的时候，并不像一些过去的艺术家那么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画布，他对画布是很轻柔的，笔触是弱不禁风地一点点蹭上去、一遍遍扫上去的。



● “闭着眼睛也能画好”并不是好事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在杭州任教，会转去深圳画院工作？是什么吸引了您？

梁铨：我祖籍广东，父亲经常到广东出差，给我们带来不少岭南的故事，讲述南方的风情。我年轻时候就对南方、对老家充满了向往，秦牧先生的散文、欧阳山先生的《三家巷》、黄谷柳先生的《虾球传》等文学作品，我是看了又看。

我当时在杭州已经教了十年书，感觉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某种“天花板”。正好赶上改革开放，深圳画院有人，趁这个机会就南下了。我觉得教师的思维模式限制了自己的创作，因为教师的责任往往是纠错，但其实艺术是没有对错的。我们不能说梵高画人的手长了，耳朵短了……可老师看学生的画，第一个反应就是对鼻子、耳朵是不是画长了、画大了进行纠正。

● 追求梳理世界的清爽感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一个画家把画画得有趣就足够了。那么您追求的趣味是什么？

梁铨：是的，我最主要追求的趣味是中国文人画的趣味，就是宋画里面的趣味。我自己总结，那种趣味也就是对空白、对边角的处理，以及整个文人画的画面，表现出一种把世界梳理过的感觉，很清爽。这在世界绘画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始终想表现这几点。

羊城晚报：对于这种文人趣味，您能举例说明吗？

梁铨：比如我这次的作品《幽致竹》、《小茶室》，创作缘起明代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所著《长物志》。这本书内容是作者对于文房器物的审美和期待，表面上好像涉及的是吃喝玩乐、园林器具，但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趣味与审美要求。作者后来为保持自己的气节而自杀，我很佩服他。

又比如中国画里石头上的苔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近些年的当代水墨运动？

梁铨：这个很难评价，要后人评价。当代水墨可以搞得很快解放，甚至有点往“坏”里画，或一些年轻人的画不讲究笔墨，我觉得都可以的，这是一种现代思潮。但是反过来，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

羊城晚报：您所进行的抽象绘画创作，似乎在深圳甚至广东都有点边缘。

梁铨：我倒从来没有觉得。

我在只想着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画出来就可以了，至于边不边缘，属于多数还是少数，从来没有考虑过。

羊城晚报：但是，在艺术上会

不会感到“寂寞”，或者同道者的不多？

梁铨：从来没有。因为我的

接触面很小，每天面对的是自己：

今天一张画，画好了，很高

兴；画失败了，就有点难过。

我很怀念这种日子，但这种日

子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现在我创

作的定式已经出来了，闭着眼睛也

可以不把画画坏。

做完这次展览，我已经向广

东的父老们汇报了在深圳20年

的创作，下一步要尽可能改变一下，不要再炒冷饭。

8月18日，《缺题——梁铨个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展览由广东美术馆主办、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担任展览总监，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担任策展人。

画家梁铨的个展大致以“早期、茶点、禅宗、当下”四个线索作为空间的布局，又相互交融衔接，在广东美术馆的5、6、8、9号展厅，形成一个始终延伸不断相互关联接续的整体气象。

梁铨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同行者，也是中国最早将传统水墨结合抽象创作的艺术家之一。从85新潮的杭州到美国，再回杭州，然后又到北京，他最后决定长居改革开放最前沿、但远离艺术生态中心的深圳。

梁铨进入水墨创作，其实是一次与故乡、与广东美术馆的因缘际会。本世纪初，时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与策展人皮道坚共同发起对中国当代水墨的梳理与呈现。梁铨的艺术实践被他们纳入其中，而他的艺术亦因此走上水墨道路。

二十年后，梁铨一个展回到广东美术馆，展览题目出自明代名儒陈继儒诗作《缺题》。该诗中有名句“山中日试新泉”，梁铨曾借来为作品命名，今又以“缺题”为展览名，不禁令人联想起陈继儒“隐居小昆山之南，绝意科举仕进，专心著述”的志趣。

同样是对心灵自由的向往与践行，古人与今人在相隔400多年的时空情景间，互为观照。

● 创作是生活的某种缘起

羊城晚报：请您重点谈谈本次展览中的“茶点”“禅宗”这两个部分。

梁铨：展览的四个部分其实都是事后总结的。创作是生活的某种缘起，很难事先给自己定一个大方向，然后再朝这个方向前进。

“茶点”部分是我意外发现了茶点在茶布上的有趣痕迹，联想到有些吉普赛人，会根据咖啡杯里喝剩的咖啡形成的印记，来算命。这种自然界的意

外现象，如果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会形成一定的趣味和思考。后来我用这种方式，有意识地把染料和茶混合在一起，在宣纸上点了一些茶迹，然后把它收集起来，做一些排列，就形成了我这个阶段的作品。

至于“禅宗”系列，是我到深圳以后创作的。当时忽然进入到一个商业社会，有些不适应。当时我来倒不是为了发财，而是想做点事情，经常感觉有点困惑。由此希望从自己对

● 谈赵无极：他从不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画布

我就用了宣纸这个材料。

2000年左右皮道坚老师在广东美术馆策划了中国水墨展，自从那次选了我的作品后，接下来我就自觉地一点点地搞创作、做展览，也算入了水墨的领域。回头看，中国水墨的包容性非常适合我的性格，包括我的背景。

羊城晚报：谈及您的背景，祖籍中山，出生于上海，游历欧美，任教杭州、工作和退休在深圳。哪个地方对您的艺术影响最大？

梁铨：赵无极先生是大获西方承认的中国艺术家，即便不出国，也是一位大师，他年轻

时候在重庆办展览时已画得非常好了，到了西方以后更是如鱼得水。而且当时中国的国门关了20多年，赵无极先生在西方显得很独特。

通过那次学习我发现，老一辈画家不大会说话，而多行动。赵老对艺术是很认真的，从来不夸夸其谈。他作画的时候，并不像一些过去的艺术家那么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画布，他对画布是很轻柔的，笔触是弱不禁风地一点点蹭上去、一遍遍扫上去的。

羊城晚报：你从版画到水墨，这其中的发展、变化和转向是怎样的？

梁铨：早先我学的是版画，之后也在版画系教书。我学了一种技法叫“薄拼贴”，就是用铜版机把铜版纸压在一起。当时整个学校只有一台铜版机，很不够用，所以我就用把这种技法部分的思路嫁接到宣纸上，用很轻薄的宣纸进行拼贴。宣纸柔软、可塑性强，并且价格便宜。艺术要靠大量的实践，价格便宜那么实践起来就更多、更方便，所以

就是杭州。杭州的艺术老师、同学，整个学校的传统，形成了我的艺术趣味。但是后来我大部分创作是在深圳，南方相对比较自由，又相对比较边缘，它不能那么受北京、上海的影响，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羊城晚报：您当年在中国美术馆教书的时候，赵无极先生曾到杭州讲学，您对那段经历有什么样的印象？

梁铨：赵无极先生是大获西方承认的中国艺术家，即便不出国，也是一位大师，他年轻

【活色生香】

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孙红雷“重出江湖”

“我问你这瓜熟吗？”不知你是否还记得18年前电视剧《征服》里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这个角色让当年的网友惊呼：“他不是在演黑社会，感觉他就是黑社会。”最近大家看到他在新作《扫黑风暴》里的表演，直呼那股熟悉的味道太让人过瘾了。

孙红老大，孙红雷真的是天选之人。快速眨眼和增加笑容，是他表演的两大法宝。不笑瘆人，笑起来更瘆人。他自己接受采访说，会通过戴眼镜来“装修”一下，削弱外表的凶气，这次也不例外。

看看他在《扫黑风暴》里的出场戏，一言不发，一个眼神的变化就让人物立住了。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不要奶里奶气

对奶里奶气的风气，真忍很久了，不吐不快。肇始于饭圈，成人们那种低幼化、扮嫩化、奶化的风气，败坏了汉语人格、弱智化了社交媒体，蛀空了语言的精神钙质，也带来了文字和思想的退化。

以低幼粉丝崇拜偶像、跪爱豆的奶化视角看待一切，将一切喜欢的行为用饭圈语言，奶着，宠着，嗲着，萌着，腻着，粉着，舔着，撒娇着，蠢萌，yyds，行為迷狂，语言中满是幼稚萌味儿，没有一点成年人该有的样子。

可爱吗？小孩子这样，是一大群成年人操着这样奶里奶气的语言，就让人反感了。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公共语言，从社交媒体到媒体标题，从日常交流到深层思维，已经被这种爱豆奶化的逻辑所倒灌。语言不仅仅是语言，作为思想的家园，作为思维的衣裳，也是价值观和人格的体现，奶里奶气的语

象语态，拉低着文化人格。

少年奶化，青年奶化，中年奶化，公共文化人格跟着一起奶化，奶里奶气。动不动就“哥哥”、“小姐姐”，已不仅局限在饭圈交流中，而泛化为日常语言。萌萌哒，帅帅哒，美美哒，棒棒哒，好哒，一个哆哆的“哒”字，将一切都宠萌化，坏坏哒。新媒体，甚至传统媒体的标题，很多时候也被奶里奶气的语言所占据，爱了爱了，醉了醉了，舔了舔了，酸了酸了，那些叠字，结巴化的表达，有话不好好说，都是奶化的延伸。

奶化思维的极端，甚至将灾难和问题都萌化了。夺去很多人生命、祸乱全球的新冠病毒，在奶里奶气的表达里，成为“新冠君”、“冠状君”。一切都仿佛小孩子玩过家家，做游戏，消解了成人应有的精神。

一个个都如没长大的婴儿，咿咿呀呀，哼唧唧唧，软绵绵，哪是可爱？哪是亲切和亲热？是肉麻并幼稚，是不正常。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清凉里

跟顾彬教授一起在韩国做演讲，住在“清凉里”的酒店。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看到附近一家大的商场Lotte(乐天)。顾彬告诉我，这是少年维特(junger Werther)的恋人绿蒂(Lotte)的德文名字。

今天很少有人想到，Lotte是德文中的女性名字Charlotte(夏洛特)或者Lieselotte(莉泽洛特)的缩写。

● 随手拍

东京奥运

□图/文 汤铭明

8月6日，日本东京湾。巨大的奥运五环标志漂浮在海面上，一名戴口罩的奥组委工作人员在比赛场地巡逻，显得有点形孤影单。因疫情，东京街头并没有太多的奥运氛围。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下，奥运会的大部分比赛都空场举行……

“随手拍”专用稿箱：

ycwbwyb@163.com

【横眉热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古画真伪之谜

其实，岂止《兰亭序》存疑，中国早期很多书画作品，大多都可以存疑。

前些时候北京故宫展出中国古代山水画，把深藏库房的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拿了出来，一时反响热烈，参观者络绎不绝，只为了一睹千古杰作。

我也慕名前往欣赏，感慨良多。隋唐以来的青绿山水，这一件作品是重中之重，向来为史家所重视。至于说“希孟”姓“王”，此事则要到清初，一个叫宋荦的文人，他说此“希孟”姓“王”，叫“王希孟”。

我还读到一篇文章，有根有据，猜测此画作者，一定是个有皇家背景的特殊人物，因为各种原因隐姓埋名，故意写成“希孟”。有一个叫徐小虎的女学者同样语出惊人，她大胆指出，许多古代作品，大多成于明万历年间，都是造假的产物，不能当真。徐小虎当年读著名的中国美术史学者方闻的博士，因为大胆怀疑，被逐出师门。但她却并不妥协，继续怀疑，让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史界惶惶不可终日，没人愿意与她争辩。我听过她一个讲座，确是很有道理的。

成谜才有意思，让许多聪明的学者为此而思考而争论，也让我之辈从中受益。

2021年8月29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李焕菲/校对 李红雨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装个监视器

星期天，和

好友阿汶在郊

区徒步，路经一个住宅区，看到有户人家在屋前一棵结实累累的木瓜树上，挂了一个大大的牌子，上面以红色粗笔写着：“请勿偷摘——这儿装有监视器。”

阿汶一看，便嗤之以鼻，说道：“真是小题大做啊！不就是几个木瓜而已吗？”摘了就摘了，犯得着装什么劳什子的监视器！再说，大地长出果子，不就是让大家分享的吗？”

阿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我在自家后院里种了一棵芒果树，尽心尽力地照顾了五年，才盼得它开花。当看到一颗颗青涩的芒果在枝叶间探头探脑时，我们都乐疯了。

每天，一家大小的话题总绕着